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被迫 的杀人犯



【俄】玛丽尼娜 ◎ 著

群众出版社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被迫

的杀人犯

【俄】玛丽尼娜 ◎ 著

苗鸿飞 王金捷 ◎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迫的杀人犯 / (俄) 玛丽尼娜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9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ISBN 7-5014-1986-8

I. 被… II. 玛…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
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9845 号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被迫的杀人犯

(俄) 玛丽尼娜著 苗鸿飞 王金捷译

责任编辑 / 冯京瑶

封面设计 / 颜 雷

技术设计 / 祝燕君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工大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7.25 印张 158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4000 册

ISBN 7-5014-1986-8/I·811 定价: 11.00 元

内 容 简 介

一个性变态者在地铁站里对一位姑娘进行骚扰未遂。受害的姑娘将写有性变态者特征的纸条交给了值勤民警。不料，这一举动被正准备与“约尼”（他们对来提货的美国人的统称）碰面的倒卖稀有金属的团伙发现，并误认为那姑娘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更凑巧的是，那个性变态者的外貌特征竟与犯罪团伙头目的外貌特征惊人地相似。于是，为了得到警察手中的那张纸条，他们杀害了那个值勤民警，从而导致了警方对他们的监视。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在注意这个团伙的行踪，那就是总参某部的瓦卡尔将军。多年以前，他心爱的儿子被一群未成年的孩子残忍地杀害了，而这个团伙里就隐藏着当年的杀人凶手。将军那精神失常的妻子认为，只要那些杀人的“恶魔”还活着，她儿子的灵魂就不得安宁。她不断给将军施加压力，要他去复仇。于是，这位战功卓著的将军不得不逐一地跟踪并杀死那些“仇人”。

第一章

1

黑色连衣裙穿在娜斯佳苗条的身上显得是那样得体，明显地衬托出她那丰满的胸部和纤细的腰肢。

“怎么样？”娜斯佳脚尖着地，原地转了一圈。她那穿着肉色长袜的大腿在开衩到大腿根儿的连衣裙内诱人地闪动着。

“再好不过了！”廖沙欣喜地答道。这么多年来，他看了女友穿牛仔裤、绒线衫和运动鞋的打扮。

“你真的喜欢吗？”他问。

“非常喜欢。谢谢你，我的宝贝儿。”

“我想尽量让你满意。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也是去办大事……”正在镜子前转动身体的娜斯佳听他这么一说，疑惑地看了看他。

“你今天可是头一次答应和我一起去参加聚会晚宴。你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廖沙望着她说道。

娜斯佳不解地皱了皱眉，疑惑地问：

“怎么？你想让我穿这条裙子去赴宴？”

“不错。这条裙子是我特意为你今晚赴宴而买的。”

“廖申卡，亲爱的，”她央求道，“穿这条裙子我会很难受的。整个晚上都要穿着这么细的高跟鞋，还得时刻注意自己的姿态，不能想坐就坐，这该有多不舒服。亲爱的，我还是穿长裤和平底鞋吧。”

“阿霞，你知道，我们这是去赴宴呀！”奇斯佳科夫显得很激动，“穿裤子去？你简直是疯了！”

“我保证穿最好的裤子，皮尔·卡丹的。绒线衫也穿最漂亮的。廖申卡，怎么样？”

她温柔地拥抱着廖沙，用鼻子蹭着他的肩。廖沙失望地摆了摆手，转过身去。

“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他伤心地说，“为买这条连衣裙，我跑了那么多商店！我心里一直想着你穿上它的样子。你喜欢黑色，所以买了黑色。可结果怎么样呢？心思全白费了！”

看着廖沙伤心的样子，娜斯佳感到有点不安。是啊，他的确想尽量送她一件好礼物。可是话又说回来，整个晚上她都要穿着这条价值六百美元的连衣裙，还有高跟鞋，累得腰酸腿疼的。想起来就难受，更不要说是真穿了。

“亲爱的，别这样。要不我就穿着它，咱们一起出门去。你等等，我把头发整理一下，再化化妆，然后我们就走。”娜斯佳说道。

“真的？噢，阿霞，你将是今天晚上最漂亮的。所有男人都会嫉妒死我的。”

廖沙一面说，一面双手将她搂住，在房间里转了起来。

娜斯佳在浴室里洗着热水澡。她边往长发上抹着洗发液边想，与奇斯佳科夫这些年来为她所做的那些事情相比，她今天为他做出的这点牺牲实在算不得什么。她生病的时候，

他精心照顾她，为她买这买那，做可口的饭菜，并且容忍她根本不愿意与他确定正式关系，还耐心地对待她的有理由的或是没有理由的各种发脾气。难道这一切都不足以换来哪怕是一次带着女朋友去参加聚会的权力吗？他的同事这么多年来只是听他说起自己的女朋友，可谁也没有真的见过她。常有人开玩笑逗他说：“你怎么一直把自己的警察小姐藏着不让人看？她是跛腿还是驼背？”当然，如果他们俩一起出现在人们面前，那将是多么引人注目：一个年轻的科学博士兼教授，而且是才华出众的数学家和国际大奖的获得者，挽着光彩夺目的金发女郎参加宴会！娜斯佳这样想着，先是心里暗笑，然后忍不住开心地大笑起来。其实，她是个并不漂亮的丑小鸭，表情也不那么鲜明丰富。也只有廖申卡会那么钟情于她，把她当作美人。其实要是她不偷懒，好好地化化妆，也本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很好看，甚至很漂亮。至于她的身材，上帝本来就未曾亏待她，何况再穿上这条价值六百美元的黑色连衣裙。

“阿霞，”廖沙隔着浴室门说道，“戈尔杰耶夫打电话找你。你是接电话，还是告诉他过会儿你给他回电话？”

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是娜斯佳的上司，周六他来电话是不会有有什么好事的。娜斯佳想着，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单位里有急事找她，这也许能帮她躲过烦人的应酬。

“把电话递给我。”她喊道。

廖沙将浴室门打开一条缝，把电话递给了她。

“阿纳斯塔西娅，我又要占用你的休息日了，”戈尔杰耶夫在电话里说道，“你知不知道内务部部务委员会和总检察院院务委员会关于凶杀案件侦破不利的联合决议？”

“听说了。我已经看过这份决议。”娜斯佳边答边挪动着自己浸在浴盆里的身体，好让热水能直接冲洗她那总是疼痛的腰部。

“事情是这样的：上边儿要求马上准备五年来没有侦破的凶杀案件的分析材料。我想，你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当然，再明白不过了。”此刻她已完全明白戈尔杰耶夫打电话来的目的，“什么时候完成？”她问。

“你需要多长时间？”

“嗯，”娜斯佳犹豫了一下，“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干扰，需要一个星期。”

“真有你的！”戈尔杰耶夫不满地说，“好吧，我答应你，一星期内不安排你做其他任何事情。这样，需要多少材料，你就准备多少，但必须保质保量。上边儿要是催问起来，我来应付，只是你别拖延太久。就这样说定了？”

“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谢谢！我一定尽全力去做。”

娜斯佳头上围着毛巾，身上裹着浴巾，刚出浴室，就看见目光忧郁、不安地站在走廊里的廖沙。

“又去不成了？”他失望地问。

娜斯佳点了点头。此刻，她心里的确十分矛盾。她真是有点可怜他，可又极不情愿随他去赴宴。但最终还是怜惜之心占了上风。

“我提个折中的意见，亲爱的，”她说，“我们可以先去赴宴，回来的时候顺便到你家去一趟，把你的电脑拿来，临时放到这里。我最多只用两个星期。如果有电脑，我很快就能把材料准备好。否则，我只能现在就开始动手工作。”

“那我怎么办？我也同样需要电脑。”廖沙瞪大眼睛说道。

“这样的话，亲爱的，你现在就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你两个

星期不用电脑。另一个吗，就是我今晚不去赴宴。这两样随你挑选。”

“那么这两个星期内，你不在的时候，我能不能住在这里，白天工作时用电脑？”廖沙试探着问道。

“当然可以，我的宝贝儿。如果是这样，你还可以给我买菜做饭。”

“阿霞，你简直自私地有失体统。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至今还爱着你！”廖沙激动地说道。

“原因很简单，你太懒。要知道，在瞬间爱上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事，而在瞬间不再爱一个人却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单相思为什么会变为悲剧？这是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得了辛劳和痛苦。”娜斯佳边说边走到厨房里坐下，打开电吹风开始吹头发。

“你想想看，你一旦意识到你的爱会妨碍他人，使他不幸，你就会强迫自己摆脱这份爱，忘记它。而结果却会出人意料，这份爱会愈加强烈，以至于强烈到使你爱得发疯……这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呀。”

说到这里，娜斯佳声音变得清脆高昂起来。她脸色发红，眼睛也由灰白变为蓝色。她知道自己过于钟情了。她想起了自己早已忘却的那段痛苦，便当着廖沙的面大声地说起了这件往事。“我可真是无情的家伙！”她暗自骂自己。可是话已出口，后悔也来不及了。显然，廖沙也想起了这件痛苦的往事，他此时的感觉可能比娜斯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去煮点咖啡。”他一边佯装无所谓地说着，一边打开柜子去拿咖啡壶。

娜斯佳专心地用吹风机吹着头发，廖沙呢，则专心地煮着咖啡。他们都不想再说什么，也没有必要说什么了。

“亲爱的，你觉得什么样的耳坠配你给我买的这条连衣裙最合适？”娜斯佳小心地问道。此刻，她已喝完咖啡，头发也已吹干。她觉得这时候也该说点什么了，否则这种尴尬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

“你自己决定吧。”廖沙冷淡地答道，并尽量避免与她的目光相对。

“他真的不高兴了。”娜斯佳心想，“我这人天生说话没遮没拦。现在又何必这样令人尴尬呢？开始是不愿穿这条连衣裙，然后是谈论这个愚蠢的话题……不久前由他们主办的国际研讨会圆满结束，这上面耗费了他很多精力。他被公认为新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很多学生都是目前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也因此而再次获得了极其权威的奖项，并被授予某科学院院士……可我呢，甚至不知道是哪家科学院。我怎么可能这样呢？我这样做实在是令人不能容忍。无论如何都应该马上改变这种局面。”

为改变这种局面花费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结果娜斯佳不得不用最快的速度来穿衣打扮。她站在外厅里，挎上包，极挑剔地照了照镜子，但又忽然想起了什么。

“哎呀！我的‘眼睛’忘了！”

“什么‘眼睛’？”奇斯佳科夫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每次做爱后都有点木讷。

“我忘带隐形眼镜了。”娜斯佳一边解释着一边慌忙跑进浴室去拿装着绿色隐形镜片的镜盒。

“戴绿宝石耳坠应该配绿色镜片。我的眼影也要绿色的。廖申卡，请再等一小会儿。”浴室里传出娜斯佳的声音。

不一会儿，她便走出了浴室。此刻，她闪动着猫一样的绿眼睛，优雅端庄，头发挽成高高的髻盘在脑后。应当说，

此时的娜斯佳·卡缅斯卡娅的确很好看。但她很清楚，半个小时以后涂着眼影的眼皮就会发痒发热；一个小时以后蹣在时髦高跟鞋里的双脚就会肿痛难忍；两小时以后眼睛就会像渗进硫酸或什么其他脏东西一样疼痛难忍，而且这种难受的感觉会愈来愈强烈，因为绿色隐形眼镜几乎是不透气的。整个晚上对她来说将是痛苦难熬的。即便如此，廖沙也理当，并且能够得到这样的回报。

二

丽莎拔掉电熨斗的电源插头，满意地看着已经熨好的衬衣。

“妈妈，你穿哪件衬衣？”她喊道。

叶莲娜穿着长袍走进厨房，挑剔地检查着整齐地挂在椅背上、已经熨好的衬衣。她那略微发胖的端正体态与其消瘦而且布满皱纹的脸和那双似乎只有半疯的老妇人才有的呆滞无神的眼睛怎么也搭配不到一起去。她挑了一件长袖绣花领子的金黄色厚棉衬衣走出厨房，对女儿说：

“把其余的衣服都挂到衣柜里去。”

丽莎默默地耸耸肩，折起熨衣板，小心地收拾起衬衣，把它们一一挂到衣柜里。她对妈妈选的衣服很不满意。她穿那么鲜艳的服装，说明她还是认为今天不是一个普通的周六。

“今天是我们家第一个节日——两周年纪念日，”早晨，叶莲娜打开一瓶红鱼子酱，边往面包片上抹边郑重地说，“我希望第四个节日也能快点到来。”

丽莎看到父亲听到妈妈这句话时身子微微一颤，脸色发

白。她虽然心里完全赞成妈妈的说法，但父亲不喜欢这些话，她这个做女儿的也很同情他。但是，妈妈是正确的，她的要求完全合情合理，父亲理应完全照办。不过妈妈还应该说得委婉些，她这样说是会让父亲讨厌的。眼下她挑了一件鲜艳的“晚礼服”，可早饭竟是鱼子酱，但愿晚饭有好吃的东西。她之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让家人不至于忘记这个“两周年”纪念日。妈妈甚至会露出笑容，父亲也会睡到妈妈的房里，而不像平常那样睡在办公室。

“丽莎，你今天给安德留沙的房间开窗通风了吗？”叶莲娜的问话一下子打断了丽莎的思绪。

“通过了，妈妈。”她匆忙答应着。

“灰尘都擦净了吗？”

“擦净了。我都收拾好了，妈妈，别担心。”

“那我走了。”叶莲娜边说边往厨房去看，女儿正在那儿洗碗，“我到教母那儿去一下，为今天的节日点支蜡烛，一会儿就回来。”

“妈妈，替我也点支蜡，好吗？”丽莎说着。

母亲关门走后，丽莎便离开了满是没来得及洗完的餐具的洗碗池。她水龙头也没关就急忙用毛巾擦干湿手，打开窗户，从衣兜里掏出烟抽了起来。母亲坚决禁止在家里抽烟，但丽莎此时不想再换衣服到楼梯口去抽。虽然早已过了中午，但她仍然穿着睡衣呆在屋里，脸没来得及洗，头发也没来得及梳。哎！她的生活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她已经25岁了，没有工作，没有爱情，也没有朋友，心中有的只是无边的仇恨和复仇的渴望，以及对弟弟的希望和永远无法实现这种希望的深深遗憾。哎，安德留沙，安德留申卡……

丽莎把烟头扔进烟灰缸，心里痛苦极了。

三

伊戈尔·叶罗欣非常喜欢莫斯科的地铁，特别是高峰时期，在川流不息的混乱的人流当中碰上熟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人流中藏匿起来也毫不费事儿。

他坐在别人让给他的座位上，可以看见通向另一个车站的楼梯旁的长凳。约会的地点就在这个长凳旁。这次会面仅需一小会儿，但却会有五十万美元的收益，虽然这其中只有两万美元属于他伊戈尔，但这却是一笔公平交易。因为这次会面既不是第一次，也但愿不是最后一次。俗话说得好，细水长流。

离约定好的时间还有几分钟，伊戈尔习惯性地环视着人群拥挤的站台。对面柱子旁，一个年轻人故意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另外还有一个人在站台上蹁跹来蹁跹去。伊戈尔确信人都来了，阿尔杰姆马上就会到，再过一会儿“约尼”也该到了。伊戈尔不晓得美国经办人的名字，因为每次来的人都不同。他私下里给他们起了统一的名字叫“约尼”。

尽管人很多，但他还是远远地就看见了阿尔杰姆。阿尔杰姆穿着一件在莫斯科满街都可以见到的一种极普通的褐色风衣，不慌不忙地走到长凳旁，把一个箱子放到凳子上。他打开箱子，开始找什么东西，由于动作不灵活，一不小心，箱子里的东西掉到了地上。阿尔杰姆俯下身，笨拙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钢笔和薄塑料夹中的纸张。他的左手被烫伤，为了不使难看的厚绷带引人注目，他将这只手插在兜里一直没伸出来。这时，有一个人从阿尔杰姆身旁走过，并俯身捡起

阿尔杰姆掉在地上的一个打火机递给他，阿尔杰姆礼貌地对他一笑——一切正常，“头”接上了。

就在此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他们接头的时候，一个姑娘正好站在阿尔杰姆和“约尼”旁边，眼睛盯着他俩的手，然后，转而盯着阿尔杰姆的脸。伊戈尔立刻紧张起来。姑娘从旁边走过，阿尔杰姆做了一个勉强能被人看见的动作，叶罗欣明白，他们已发现那姑娘盯上他们了。他很不情愿地慢慢离开倚靠着的墙，跟着那姑娘走了过去。

姑娘登上楼梯，沿着通道向另一个车站走去。伊戈尔尾随其后，不让她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这时，他用眼睛的余光发现了苏里克，这个人刚才接头时一直在站台上蹑跖。看来，是阿尔杰姆担心出事，为防万一又派了一个人来跟踪这个姑娘。姑娘走得很快，但却很镇静，一直没有回头。当她走下电梯转身走向站台时，正赶上一班地铁进站。但不知为什么，她没有上车，而是站在站台上在自己的包里翻来翻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列车开走了，伊戈尔发现空荡荡的站台上除了姑娘、苏里克和他自己以外，还有一个人。伊戈尔从一开始就很讨厌这个人，他脸色惨白，黑头发，面露紧张，手拿一本书，远远地站在那里，注视着姑娘。

站台上很快又挤满了人。那个可疑的人悄悄向姑娘靠近，想尽量不让她发现。又一班地铁进站了。就在姑娘随着人群上车的时候，这个手里拿书的人才靠近她，从后面紧紧地挨着她。姑娘转过身来，向他说了句什么，她的表情愤怒而扭曲。那个男人跟她进了车厢，向右边另一个车门挤去。姑娘站到一个角落里，从包里拿出记事本和笔迅速地写着什么，时不时地抬眼恶狠狠地瞅着那个手里拿书的男人。伊戈尔转过身，看见苏里克，向他微微点了一下头。列车进站

了，手里拿书的可疑男人下了车，苏里克也随着下了车。伊戈尔则留在车厢里，继续监视那个姑娘。

伊戈尔心想：真有意思，她不是一个人，显然与那个手里拿书的人是一伙的。那个人看来是违反了他们之间的规定：走近她说了些什么。而她对他说，他这样做是不允许的。这姑娘肯定是个很厉害的人物，那个男人是她的手下。如果能弄清她是不是警察就好了。如果不是，那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也想捣货给“约尼”们。可是要知道，找到这些“约尼”并不是件容易事。阿尔杰姆是谁？他的大脑袋里装着多门外语，而且说得像母语一样好。他们会什么？从哪儿能认识这些狡猾的“约尼”？看来，他们是想利用我们的联系渠道。让他们见鬼去吧！

姑娘在塔干斯卡娅站下了车。她走下电梯，来到值班警察面前。她对警察说了几句话，把刚才在车上时就从本子上撕下的一张纸递给了他。伊戈尔不禁打了个冷颤。难道她真是警察局派来的？警察接过纸条放进兜里，懒洋洋地对姑娘点了点头。

伊戈尔跟着姑娘来到大街上。姑娘回头望望他，跑向停在路边的汽车。伊戈尔记下了车牌号，转身跑到地铁里去打电话。

“她把一张纸条交给警察后就乘牢跑了，”他拿着听筒说着，“除了她之外，还有一个人。我已经让苏里克去跟踪他了。”

“无论如何要把那张纸条搞到手，”电话的另一边吩咐道，“在纸条还没有被送走之前一定要将它搞到，无论如何。”

伊戈尔放下电话，来到售票处旁。他盯着警察，心想：

怎么把那张可恶的纸条弄到手呢？警察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看样子他并没有打算马上将纸条交上去。兴许会有人来把纸条取走？在纸条没被拿走之前，我必须想出办法来。怎么办呢？直接走到他跟前，装作突发心脏病，然后靠在他身上，紧紧抱住他，乘他不备从他兜里掏出纸条？不，这样不行。这太需要技巧了，只有职业扒手才能做到。伊戈尔知道自己没有这种本领。那还有什么招呢？说自己是这张纸条的主人？这太冒险，也不会管用，结果只会更糟。噢，别忙。把事情想得简单些。看他那张娃娃脸，还是个毛孩子。肯定年轻、没经验，又是个穷光蛋，警察的那点儿工资肯定少得可怜。他的脸颊那么红，也许只是两天前才开始刮胡子。伊戈尔摸摸兜，身上有五百美元的现金。这个毛小子是不会拒绝这么多钱的。

伊戈尔快步走到地铁站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紧挨着地铁站有个被栅栏围起来的工地，大门紧锁。但他还是很快就找到了一处缺口。从这里可以钻进工地。他又回到地铁站内，来到小警察跟前，神情紧张地说道：

“中士，外面工地上好像有人在杀人，请随我来。”

“在哪儿？”

伊戈尔没有料到，警察会这么轻易地就上了他的当。他们跑到地铁站外。

“人在哪儿？”小警察看着铁门上的大锁问道。

“那儿有个缺口，可以钻进去。”伊戈尔拉着警察的袖子，手指着右边说。

警察探身往缺口里钻，伊戈尔紧随其后。

“这儿一个人也没有，您可能看错了。”警察说道。

“中士，”伊戈尔麻利地从兜里掏出钱包，拿出五百美

元，“这是给你的。”

“为什么？”警察惊讶地瞪着伊戈尔。

“你兜里有张纸条，请你把它交给我。这个给你，就当
你从来没有见过我。怎么样？”伊戈尔把钱递了过去。

“公民！”警察推开伊戈尔，“把证件拿出来！”

“中士，你这是干什么？要知道，五百美元是多少钱？
你在哪儿能用五分钟挣这么多的钱？给你，这二百万卢布归
你了，这事没人知道。把纸条给我，我们各走各的。”

伊戈尔知道他的计划就要落空了，但他还是试图挽回局
面。他要尽力说服他，用金钱去诱惑他。他无法想象自己会
因为这样一个毛小子而失去继续挣钱的机会。虽然他挣得很
多，每次两万美元，一个月两次，但他这次要是完不成任
务，可就糟透了。虽然与其他人比起来，他分得的钱最少，
但那些分得的钱十倍于他的人是不会饶过他的。

“公民，跟我走吧。”警察掏出手枪，严厉的说。

“噢，别这样，你会后悔的。”叶罗欣镇静地说着。他转
身背对着警察，把手伸向围栏，想把耷拉在那儿的一块木板
拿下来。

这是伊戈尔·叶罗欣惯用的一个假动作。转瞬间，警察
的手枪已经到了他的手上。

“我再说一遍，用五百美元来换那张可恶的纸条。”他用
枪口顶住警察的胸口威胁道。

小警察被挤靠在围栏上，伊戈尔用粗壮的大手掐住他的
脖子，警察试图挣脱出来。就在此刻，一辆牵引车轰隆隆地
开了过来。

“见你的鬼去吧！”叶罗欣绝望地扣动了扳机。枪声融进
了隆隆的车声，谁也没有听到。